

西園存稿卷之十四目錄

集古

舟行懷友人

江行有感

長短句

十禽言

先禁人四章

詩餘

獨步



落第南還潞河夜

立秋懷潘子遷

莫禁鬼四章

獨釣

獨汎

獨睡

老圃

集古

舟行懷友人李明字集杜句

水宿仍餘照橋憐再渡時星垂平野濶天遠暮江
遲不見李生久兼推宋玉悲何時杯重把排悶強
裁詩

乙未落第南還夜泊潞河夢中集唐句及覺
止憶記首二句因續成之

在世誰非客

李端

吾生半異鄉

曹唐

男兒行處是

杜甫

歲月坐中忘

崔洞

海日生殘夜

王灣

天河落

曉霜

李白

相看指揚柳

李季蘭

憔悴不成行

江行有感集杜句

山腰官閣迥添愁
背日丹楓萬木稠
渭水秦山得見否
朔雲寒菊倍離憂
忽驚屋裏琴書冷
遠害朝看麋鹿遊
乘興杳然迷出處
空江颯颯亂帆秋

立秋日懷潘子遷集唐句

客省蕭條柿葉紅

皮日休

每驚時節恨飄蓬

來鵬

兩竿落日溪橋上

杜牧

一郡荆榛寒雨中

常處物

潘賦登山竟易斷

王初

鄂君香被夢難窮

秋

風忽灑西園淚

賈牟

何事吹簫向碧空

十禽言

禽言爲詩古人多相模倣皆寓言也已未
小園初春久雨林木陰翳百鳥卷舌一旦
開朗彼此爭啼間審其音有自呼其名爲
古人所嘗咏者得十禽焉鳥固弄春余亦
弄筆讀者毋謂園公饒舌其詞微其指遠
也

郭公郭婆郭公郭婆爲樂孔多其樂伊何以犁以
鉏種豆得豆種禾得禾有錢卽沽酒有酒卽高歌

我知其一不知其他

脫破袴脫破袴去年袴破今年做借今年有穀須
勤布勤布穀兮田家苦官人有鞭不用蒲催租之
吏猛如虎吁嗟乎猛虎相逢猶自可城中官門不
可過

蚕絲一百箔蚕絲一百箔桑葉黃兮桑子落暮暮
朝朝空力作刺繡何如倚市門由來蚕婦衣裳薄

一名力作

姑惡姑惡問姑何事惡不恨父母嫁我貧但恨郎

若家我錯東隣婦亦良婦家原是孔兄才
都好都好莫問姪與姪不知白與皂從人呼為後
呼牛任君恩報與仇報多計較多煩惱人易老
銅鏡子須常照從今只放肚皮寬逢人且道聲聲
好

麥飯熟麥飯熟剝喙不到門襤襪不出屋私債已
完官租足常掉臂常鼓腹快活此鳥名快活三二麥飯熟
行不得哥哥行不得哥哥荆棘滿山豺虎多天寒
日暗雨滂沱馬磨軸折君奈何君奈何何處去請

去山頭聽杜宇

泥滑滑泥滑滑前人摧輶後人脂轄問君胡爲乎
泥中高材捷足欲追風世間無術可縮地安得無
脛走千里我今裹足不出門門前莫問濕與乾
提葫蘆提葫蘆東家有錢不沽酒西家有酒無錢
沽但願長得醉莫問錢有無人命如朝霜黃泉無
酒鑪破除萬事無過酒此物祇應長在手

蘄州鬼蘄州鬼不畏爾力畏爾嘴梟鏡蛇蝎虎與
狼塗豕廁鼠糞醜蝦蟆投之有北北不受安得五丁
拔其舌抽其腸烏不墜爾血犬不食爾肉上帝欲
爲人作福蘄州鬼入阿鼻獄

正月二十日里中皆以桃枝插門貴賤童稚
亦皆以桃葉爲佩曰禁鬼也西園公鼓掌人
與鬼何辯鬼不害人禁之何爲夫害人者人
而鬼耳庸可禁耶時街頭有青衣桃葉者歌
莫禁鬼鬼聞而大笑之亦歌先禁人以答之
西園公聞而併錄焉

莫禁鬼鬼去鬼還來人間半是鬼拔胎休恠鬼奴

西園存稿 卷之十四 五
來作炒汝家先自鬼門開

莫禁鬼禁鬼鬼便多總是人魔非鬼魔汝若作讀
做人不作鬼鬼兮鬼兮奈汝何

莫禁鬼鬼與人相熟可惜朱符與黃籙儻汝千重
鐵作門惟有高明方瞰屋

莫禁鬼人比鬼更惡與汝作讀同前人真是錯鬼言

鬼行鬼心腸到底還輸鬼一着

右莫禁鬼九四章

先禁人鬼知人不知非狂非病非愚癡黑夜我來

方是鬼爾爲白日鬼蹠蹠

先禁人禁人難禁心畢方懸鍼盡人形壬子壬寅
何日是空教阿旁費追尋

先禁人却道人難禁形影已逃神禹鼎鳴鴉梟獍
是前身阿鼻獄中難拷竟

先禁人何人能禁縛離裏附毛膚共剝請看鬼穴
鬼滿車同穴何嘗相抵觸

右先禁人九四章

詩餘

獨步

芳林空寂曲徑逶迤羊匕細草露華滋融和天氣
說飽飢便扶藜苔文初破碧琉璃 屨響但妨驚
睡鳥步輕移從教兩足染香泥爲尋佳句砌成詩
少人知莫遲匕恐有花飛 右調聲匕令

獨釣

春煖風和日高烟歛新綠泐縈撲喇如梳嗒喁似
貫戲牽荇帶荷莖淨掃磯頭兀坐却逢舊識隔水

叫聲搖頭不語爲沉香餌怕魚驚 年來無姓無
名咲飛熊入夢逋客爲星摠是恋浮榮但一竿長
把柳岸蘆汀終日臨淵誰人知道羨魚情

右調望
海潮

獨沉

浮家一葉向白蘋紅蕖笠風簑雨短棹遡流花片
片不問桃源何許欲伴眠鷗恐驚落雁懶泊孤青
嶼且載香爐茗椀綠楊深處 有問雲水萍蹤往
來無定付笛聲說與醉卧蒲帆慙是枕夢裡老龍
傳語擊楫英雄飄蓬估客早勸歸來去心閒身健

且爲烟波作

讀作
做主

右調念奴嬌

獨睡

茆齋長閉柰乍寒乍煖困人天氣讀罷黃庭繙殘
貝葉遮莫倦魔爲祟晝永止堪攤鉢紙帳竹林蠻
被端的好尋華胥境界黑甜滋味 須記夢來處
倚柳偎花蝴蝶翩七戲香篆已銷槐陰頻轉老眼
欲開猶未隱七鼻雷初動却被竹風敲起纔一覺
嘆碧欄干外落紅滿地

右調喜遷鶯

老圃余先人遺圃也荒穢不治久矣幸諸宗

西園存稿 卷之十四
人悉以歸我喜而賦之

長壽宮前本庵外寶佑橋邊正清閒且携稚子再
種荒園路口老榕迎舊主拜舞笑掀髯却堪嗟町
疇荆棘滿幾多年着前去共腰鎌休惜力趁晴天
見籬根簇七野蕨如拳壤沃脉墳堪布種半生鮭
菜不須錢便從今閉門長飽飯且高眠

有調蒲
江紅

西園存稿卷之十五目錄

序一

北雅序

雲笈七籤序

宋季三朝政要序

趙希鵠洞天清錄序

西園重編說郭序

曾慥類說序

八宅周書序

陰宅四書序

羅浮仙令潮行草序

吳邦儀標劍草序

羅浮湯草序

沈華伯參軍倦遊集序

莫匪鑑詩序

沈雲鴻郡相詩序

兩粵名勝志序

彙雅前編序

心口語序

西園聞見錄序

西園彙史義例序

西園史餘序

西園存稿卷之十五

羅浮張

萱孟奇甫著

元孫紹演來孫國楹補

序一

北雅序

此涵虛子之太和正音譜也名北雅何曲則非雅
曲而文且絃而歌之中宮商焉雖曲而亦雅也夫
南亦有雅言北以別南也黛玉軒操南音者也解
北曲乎而梓之何寄悼也何悼爾軒之主人有侍

兒焉善奕工鼓琴而尤精於琵琶生長深閨僅從
其父學不能度曲然井臼多暇刺繡時慵輒卿主
人而前之苦茗一盃名香一縷瑤琴文袂長對衾
裯更喜搗彈輒親曲項石季倫之陌上桑段善本
之楓香調偶一輪指便令人作天人想故或花前
酣起月下眠遲又或坐擁氍毹對燒楸枰柔情綽
態婉爾清揚於是薰籠斜倚翠黛微低呼彼檀槽
關茲藕臂纖玉忽其若飄瓊軸促而頻轉善才運
撥與奴攏撚何其兩手乃出一人至其釧聲欲歇

一劃當心餘羞掩以沾嬌橫波瞬而送恨則兒女
之態此最堪憐丈夫之情於焉轉劇自咲主人殊
慙白傅不能以眉邊螺子飽吮彩毫爲重蓮一指
出耳歲丁酉主人計偕携之燕中燕中故多搗彈
家而主人落魄苦於耗耗少年嗜欲一旦都盡惟
於音樂故未能遣時隣媪琵琶有能度曲爲諸王
侯屏後師者兒笑謂主人兒父故辨此獨以閨秀
不宜作囀春鶯遂舍不學第古人房中之樂歌絃
並奏周南召南亦聖妃賢女所爲也君子也何渠

不歌且君嘗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試一習之乎
迺進隣媪第本領旣襍兼帶邪聲所歌之詞又多
俚語主人厭之因博求諸古名家樂府小令始得
太和正音譜昇隣媪習之以授兒兒故通翰墨穎
悟絕倫一聞媪歌輒能不煩數豆無待繫脂按譜
求調按調求絃調不中譜則有易音無易調譜不
中絃則寧改絃無改譜媪旣明腔兒又識譜四手
如一兩聲復諧旣鮮矣絃亦微澀噪凡兩隄月一
聲不失而是書之落者綴誤者刊卽周卽復生

煩顧矣間或飛花扇動竹葉尊開巾扈鬱金鬪呈
皎雪抗墜掩抑頂疊關轉譬之香雲捲雪寒玉嘶
風能使字中有聲而聲中又能無字纔一舉袂便
欲銷魂何意人間輒同天上蓋媪能以歌而爲兒
師兒能以絃而爲師匠譚歸不返青技已窮杜妙
隆之梁塵不動宋同壽之驪珠一串自謂過之迺
復嫣然請授剗刷令後世賞音亦知黛玉軒有副
校書者非獨以色事人不亦快乎主人時方通籍
西省乃令兒典筆札一切音樂皆令罷去無何主

人輒引疾歸兒亦且病矣今年春主人病間移家
遷燕兒強輿病就道甫至五羊兒遂不起傷哉芳
齋之餘粉尚棲薰爐之舊煙頓滅鴟觔脆折鳳首
摧殘是書也脂粉汚餘忍飽青箱之蠹槩鉛遺跡
須歸彤管之林柰兒手訂乃一鈔本末簡所載般
涉調者故亡七章及抵武林得馮太史開之徐司
理茂吳兩先生者故解音律尤富縹緗轉相參訂
以瞑兒目而司理鈔藏僅存譜例未錄諸詞卽太
史者幸為善鑄而閱及末簡所亡亦同久之乃獲

海虞何氏覆梓未簡補矣而譜例未收卽中卷數

調亦復亡去至於黛玉軒之梓成始稱完書此小
道也離合亦有時哉嗟夫離者合矣而合者永離
才為妬物情易損年七尺男兒尤所不免兒之蚤
隕亦復何悲獨惜同車携手眼底蕭蕭迴面覆牀
耳邊歷歷紫鳳之膠莫續絳幕之術難尋嗟薄命
之紅顏留空林之青塚遺編雖抱舊恨長緘無益
癡情惟添話柄而已兒別有傳世系氏姓不復具
詳

雲笈七籤序

歲乙酉余移家金陵時大司寇王公世貞及先師
大學士趙文懿公志臯少宰趙公用賢前後爲大
司成相繼館穀一日司寇公過少宰曰 國家右
文海內操觚嚶嚶慕古宛委之藏卽殘編斷簡無
不流布人間繡梓文梨汗牛充棟獨宋儒羅長源
氏路史一書至今尚皆鈔本帝虎魯魚不可句讀
不佞數欲覓一好事者梓而行之惟此書奇僻讐
校實艱非胸羅四庫腹飽五車不得當也今公門

下士嶺南張孟奇蓋庶幾焉急之勿失少宰唯唯
亟以屬余余受而卒業則金簡玉字之音瓊笈銀
題之旨大居其半二公乃謀諸文懿公復相與館
余於朝天之宮出諸羽流所蓄道藏徧讀之始知
有所謂雲笈七籤者五老玉書之叢薈七聖紫文
之津梁也三公擊節二氏之書與吾儒鼎立第梵
筌世皆家藏而道藏則五千文黃庭陰符而外鮮
有窺者路史之役告竣即令七籤並梓亦不朽之
盛事也孟奇勉之特巳丑冬十有一月也皇天降

割庚寅春二月先司徒之訃遽至戴星而還司寇
公所授路史束而歸之司寇余之丹鉛所及亦已
十七矣無何三公相次萍散復相次岱遊不知司
寇路史鈔本竟落誰手撫今追昔愴然於懷垂二
十年戊戌之冬余幸通籍西省冷曹多暇偶過槐
市得七籤而厚價購之因念三公路史之役廢於
半途今錢唐所梓不可句讀更十之七倘七籤之
梓先行則路史可復校讐必有實獲我心以竟三
公之志者不意所購七籤復非完書久之徙官戶

曹抱關吳會被命之日竊爲三公色喜司寇余園有玄珠閣道藏具焉算鞭稍暇亟問七籤則舉羣失矣吳越間故多異書比屋宛委獨七籤一書卽載籍極博者未嘗寓目今上大暘玄風亦以是歲普給名山道藏句曲之山幸獲其一不腆關吏實密邇焉乃亟往鈔補機緣所值亦不偶矣惟是天灾流行恒暘恒雨商不出途算緡告訕積纖累微幸而中程尚不能以公家之仂供賓客之需克胥役之旣何暇問神僊宇爲脉望果腹竊幸

當事者以關吏堂食百金而進乃盡付梓人又不給復忝急足入長安乞戶曹餐錢繼之而梓始竣三公所爲嘉惠後學者始獲以不腆關吏仰副其志於二十年之後亦豈偶然耶語有之聖人不師僊其術異也故神仙家言緡紳先生不道余謂神仙者長生也能養生故能尊生故能長生而養生之言又皆原本於老氏第老氏者其道在齊生歿神僊家乃欲長生不歿先儒謂言長生者貪生也言不歿者畏死也五千文具在曾有片語

西園全集 卷之十五
貪生而畏死否劉氏七畧以五千文爲諸子以神
仙家爲方技余竊是之彼秦之皇漢之武宋之真
徽二宗終身之愚不解於是徐福李少君張道陵
寇謙之林靈素諸人爭以其捕風捉影之說藉口
老氏愚人主而取富貴後世貪饕之民復以其說
自愚殺身亾家接踵駢首而不自悔遂今猶龍者
抱萬世不白之冤亦足悲矣是書也晨燈虹影玉
佩金璫泥丸赤子神室嬰兒三奔三景九變十化
之說各居其半擣磨老氏令其耳目不暇應手足

不暇措爲書一百二十有二卷讀之者疑與信亦
居其半余久居長安偶得異人凝瀕飛丹之秘試
一爲之輒有奇驗獨憶楊楷從吏祿不願化金竇
舜卿祿足養親何須煮汞及蘇子由丹房舉火忽
見大猫據爐而溺鼎敗火飛與睢陽書生損福語
遂絕口不談故余居常於神仙家言不敢以世人
之信爲信亦不敢以世人之疑爲疑况一物不知
君子以爲恥神仙亦一物也可不知耶程子曰神
仙者天地間一賊故能竊造化之機以延年蓋信

西園全集 卷之十五
而不疑薛文清公曰卽能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及今以儒名者衆矣何無一人至今在耶蓋疑而不信第文清又曰欲知異端得失不可不讀其書余之梓行是書也固三公所爲校讐路史嘉惠後學之志亦文清公闢異之志也後之讀是書者亦將有槩於余言

宋季三朝政要序

此書不知何人所作諦觀數四蓋有下喬木入幽谷之悲乎余嘗掇習里中故老舊聞撰厓山小志二卷皆宋史所未具者藏笥中未及梓行丙午夏予役金陵以前笥寓於舊館主人弗戒遂爲祝融氏奪去今抱吳關偶得此書於市肆中則勝國善本與余厓山小志互出入亦多宋史所未具故覆梓之蓋欲補史家之闕亦以寄余厓山小志未竟之意也

趙希鵠洞天清錄序

余生平無它嗜好獨書淫一癖老而彌篤卽日告
雖劇日力尚壯家藏幸踰萬卷鉛槧可驅蠹魚既
足療饑亦堪卒歲矣此外更有劉原父李伯時之
癖往家金陵數遊吳越間幸通籍輒居長安數爲
海內好事家所昵苦力薄不能多購藏而物聚所
好儿案中亦頗有一二可供近玩者及罷歸子舍
溫清之餘耕鑿之暇得一園於榕水之西構百尺
樓以萬卷貯焉而窺身其上時或手倦拋書晝長

攤飯息疲津以隱几破睡魔而憑欄新花一甌名
香一縷輒出所藏回環玩弄及覆摩挲若勝侶高
朋遞相酬對以伴幽獨以暢性靈園公受用不既
多乎第此僅可爲深山中退院僧一拈出耳希鶴
所云以聲色爲受用者卽聞斯語寧非癡前說夢
耶昔楚子問鼎王孫滿曰在德不在鼎天祚明德
有所底止鼎不可問余嘗嗟海內好事家非要津
之高足卽金穴之素封雖異寶奇珍森羅駢列不
過以邀貂璫紈袴之浮慕而佐肥酒大肉之餘歡

自明豪舉云爾以茲清賞娛彼塵容與明妃降呼
韓耶鄆嫁斯養何異明德底止必不止其然豈若百
尺樓中牙籤錦襪爲王盟毛穎玄卿爲狎客溪風
山月花影禽聲爲寢處而塵容不復相親爲愉快
哉年來兒輩稍知手澤能愛家鷄乃出瀟書名畫
重加裝池許加題識以分授之因采輯古今書畫
譜謀數十百種最爲一書論次其說曰西園翰墨
林公諸同好至於古物珍玩前賢成書如劉原父
先秦古器錄李伯時考古圖黃長睿博古圖東觀

餘論周公謹雲煙過眼錄及宣和格古論曹明仲
宣和格古要論或僅詳於五金或濫及於猥瑣近
代則屠隆考槃餘事陳繼儒妮古錄途說不少嚙
語亦多餘竊惜焉數欲采輯諸書爲西園彙古而
未逮也希鵠此錄雖於原父諸人不能十一卽古
玉古室未及窺斑書畫二門察察數語獨其所載
皆几案中不可少評騭考核又嗜古之士不可不
知者故以授剖劖藏於家塾亦百尺樓中善讀父書
者大快事也嗟嗟一物不知君子以爲耻觚哉觚
哉先師嗚呼馬今古罔晰眞僞莫辯目光炯炯耻當
如何况此阿堵物非肅慎之楛貳負之遺皆驚
耳駭目而不可稽非赤弓天球弘璧琬琰爲朝
珍國寶而不可致者也奈何日御之而懵然試扣
之而茫然乎藉曰玩物喪志故不貴異物而姑託
於王孫滿之微言則原父伯時諸人批頰退矣希
鵠宋宗室子亦原父伯時之流亞也史傳未載履
閱莫詳

西園重編說郛序

余幸對公車輒移家吳越間從諸海內掌固先生知有魯氏慥類說陶氏九成說郛古今裨官家一大觀也惜二書皆未有梓行者及官西省編校祕閣藏書乃獲類說鈔本而陶氏說郛又幸從長安藏書家獲假數本亦皆鈔本也彼此互異或曰此陶氏未成之書後人餽飭而成故參錯若此或曰類說說郛合之並美者也數欲補緝校讐付諸梓以公海內於是四方之藏說郛者皆不遠而至各

以其本相眎卒無一本可以是以正久之得吳興友
人沈君淮太史說郭鈔本視諸家稍稍可讀然闕
者十七最後乃知古黃友人周君家棟侍御及古
潤友人王君肯堂太史亦嘗手校而侍御嘗詫余
曰吾與王太史之用心勤矣當爲善本復相率爲
帳中之奇不以眎余也歲丁未侍御卒官長安其
鈔本遂爲臺榭軍竊去新都一孝廉購得之余分
司吳關乃走急足捐重幣以假周本又捐重幣假
太史本至關署令佐史數人鈔之凡半載而王周

二本皆合併矣一卒業則帝席芊芊尚仍十七而
闕簡而複羨顛倒錯亂亦尚十三也豈古人謂校
書如掃落葉愈掃愈多抑王周二公名好博而志
未逮耶余生平無他嗜好竊嘗自附於傳癖書淫
又幸獲秘閣之藏委蛇寓日常採摭古今諸家名
集中襍著之類如稗官家言者爲一書凡一百卷
名曰說廓不敢出以示人一旦徙官版曹于役吳
關還子舍奉板輿就祿取道石頭城以說廓及長
安所鈔諸書十餘麓皆寓於舊館秦淮之上館人

弗戒於曲突諸麓皆爲祝融氏負去昔者余友王君百穀錢君功父爲張孟奇詛祝融文所爲作也見放以來晨昏多暇稍理舊業以尋初服所編說竊不可復問矣不忍是書更留餘憾故復以余所鈔諸本及王周二本彼此是正佐以它書糾其繆補其遺而次第整齊之卽不敢自信爲善本然亦彼善於此矣題曰西園重編說郭亦西園大觀云爾類說一書余所手校者不欲割裂未皇合美尚有俟於海內之好古而同志者

類說序

曾公慥宋史不載亦未見於它書爵里字號皆不可考序云僑寓銀峰亦不知銀峰爲何地公之博涉若此著述必多而它皆亾逸獨此編尚存自紹興六年至寶慶二年凡更百年而後得葉公時梓行之葉公時字彥發仁和人歷官龍圖閣學士謚文康與朱考亭友善亦未載於宋史嘗爲禮經會元四卷經濟之士所必問也余獲藏之自號爲竹塹愚叟有竹塹詩集五卷余亦嘗寓日於長安友

人藏書家自是宋人口吻不復鈔錄嗟嗟以二公之積學博聞而名姓竟不登於史冊彼老蠹魚者亦何益於人間世哉余以此編當與陶九成說郭合而爲一數欲購之幸校書秘閣從斷簡殘編中覓得亦鈔本也首尾參錯門類淆舛杖杜陰陶至不可讀因携歸私邸手校而整齊之差可披閱而執筆綸扉晝夜作鞋底樣至兩腕欲脫不能合併說郭以竟風志故留數語於簡端以示兒輩其善守之安知百年後無好事如葉龍圖者乎

八卷用言序

此故大中丞志齋周公所論著以土宜相民宅者也余往家金陵中丞公以南奉常攝大京兆事於余爲文字交甚驩一日過余曰金陵我高皇帝首善地王氣鍾焉然二百餘年南宮之雋項背相望臚傳首唱寂無其人豈孕靈有待抑贊化未至耶不佞業已相地捐俸構聚奎亭於學宮之西復爲橋於秦淮之下流曰文德以綰轂之則今上之乙酉也時余同席焦君弱侯久困公車朱君元

西園存稿 卷之十三
一
价更困鬻序險四年爲己丑遂得弱侯又六年爲
乙未復得元价皆天下第一人噫亦神矣余從長
安移訊公安所得其說而前知之公曰此不佞八
宅周書可券而取也惜未詳語子耳歲戊戌余需
次銓人又同席袁君抑之適雋南宮當事者偶有
西省之試抑之迺僦一邸舍授余能從袁生鳳凰
池他不能奪矣余感其意從之甫兩月余輒拜官
西省噫又何神也余謝而黜之君之雋也豈亦邸
舍之功非文之功耶抑之乃出一編示余蓋得其

說於故計部箕川郭公者即中丞公所論著也余
方鞅掌筆札未暇卒業今幸罷歸爲先司徒拮据
家廟泰和蕭君元初始以是書來謁余加額久之
是書也往來胷中已二十餘年矣於是按書爲圖
按圖爲繫惟蕭君之命是聽凡浹歲而先廟告成
即十之異日者所不敢知第於土宜合於先靈妥
於爲人子之心亦無憾矣夫宅以養生墓以送死
皆人間世一大事此形家者言即通人大儒弗廢
也爲人父祖而忽諸不可言慈爲人子孫而忽諸

不可言孝余嘗慨夫相墓者其書克棟且家藏而
戶誦之相宅之書寥寥今古即弘文總目所載如
淮南王見機八宅經而下凡二十九家其言皆牽
附不足術然亦何至無一存者今燕趙梁宋間所
行剪水通真斗臨三元玉鑰火庵火路立宅穿宮
鰲極四家及遊年定宅一書又皆繁瑣錯雜令人
開卷茫然故今之人知相墓不知相宅亦由於書
之不傳故迷而罔覺耳洪泌氏有言蛛都於簷蜂
窟於房螿國於垓胡盧宮於牖四物者眇麼耳猶

知卜其居以求庇焉人而不如惑矣惑矣嗟嗟擇
地而葬曰此父母之遺蛻也必誠必信勿之有悔
矣我之身及我之子孫非蛻於父母者乎歌於斯
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如之何其忽之也勝國時朱
彥脩者嘗爲風水問荅葬不擇地室必度居其言
甚辯先儒謂足以破千古之疑西園公曰此非彥
脩之言而姬公孔子之言也綿之詩不云乎第聞
胥宇不聞胥墓周官三百六十而辨方正位皆首
詔之洛之食也惟是澗東纏西以奠吾鼎云爾本

六俗以安萬民未嘗以墳墓先宮室而公墓之禁亦惟是昭穆爲左右何吉何凶而趨避乎故孔子之繫易也亦先大壯而後大過非聊曼父之母則防之墓不可得而合矣有是哉古人之重相宅不重相墓也是書也非中丞公之書其亦姬公孔子之書與西園公者姬公孔子之徒也故梓行之以佐土宜而又爲之說如此志齋公名繼歷城人箕川公名澹汶上人抑之今卽計部以博物著聞蘄水人名世振

陰宅四書序

人亦有言有地可生狀元宰相無地可墓狀元宰相余竊遺焉此何以故墓狀元宰相之地必復生狀元宰相之人而後可夫然則狀元宰相皆一家物而白屋不必事詩書矣第徃古來今胡爲乎狀元宰相其前人皆徒步而其後人半溝瘠乎彼昏不知一旦釋蔬屨都華廡輒自詫其五隴爲吉壤而福澤可左券也阻其權力縱其姦回左顧右盼朝廷夕吞雖徃哲之松楸親朋之屯域無不欲攘

而有之豈亦未聞朱考亭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之說耶夫前賢之松楸親朋之
飛域誠可以攘而有之必其家運衰微子孫凌替
而後可然子孫旣凌替矣其地尚可爲吉壤乎誠
吉壤矣其子孫未必即凌替也能攘而有之乎吉
者旣不可攘攘者又未必吉日俵俵然施施然攘
之不覺如攫肉之鷹過市卽攫又如竊穢之鼠遇
固卽竊彼固不知天理爲何物亦繇於不知地理
爲何說耳今里一中家玄澍戶赤霆卽擔夫菜傭亦
無不指點山川揣摩禍福遂令四境之內岡陵原
濕槩無完膚而編村所指非鬪則訟余竊悲焉孟
軻氏曰養生喪死無憾故前賢有五患當避之說
夫五患其緩者也鬪之患與訟之患土未親膚禍
不旋踵以此喪死憾乎不憾乎設其地果吉有識
者尚唾之而去彼昏不知何以自別於市之鷹犬
之鼠哉余所藏葬書不啻數牛腰旣以梓行八宅
周書爲養生者告矣因閱葬書得其簡而切顯而
易知者曰青烏經曰錦囊經曰畫茭圖曰四神秘

山陰存稿 卷之十五 三
款總而名之曰陰宅四書復梓而行之以告夫俵
俵然施施然惟以攘奪喪死者宜得此四書而讀
之以喚其夢而開其蒙使知地之理如此則吉不
如此則凶而又使知天之理狀元宰相非一家物
吉者可得必不可攘攘之而得非訟則斷凶固自
凶吉亦非吉而蚤自悔悟毋復心勞日拙至今有
識者以市鷹鬪鼠同類而竊笑之庶於喪歿之日
五患既除二患亦免此又孟軻氏無憾之遺意也

羅浮仙令潮行草序

侯令羅浮三年有成矣撫字十七催科十三此歲
計耳計日則堠人以告悉索敝賦待諸境上強居
半焉問之柱下而管城子松滋侯且疲奔命無虛
日也君子曰敏而贍文而不史其唐侯之謂乎然
侯言必稱仙肉食者疑焉一日袖以示余潮行艸
也是役也星言飲至僅十餘日心成腹稿輒數千
言以彼登頓輪蹄猶然遊戲翰墨侯耶僊耶僊耶
侯耶司馬相如之勅斷外事薛道衡之惡聞人聲

便當焚研矣九頓卒業則夏諺遺風與偕閣之記
在焉余聞之百年之計樹人又曰樹德莫若滋龍
眼大樹有記記德也記朱明仙院記會儒堂何間
百年嗟嗟慮始實難及臻厥成人情賢於地文矣
巨鰲亭所爲記也官梅之閣信宿記之新令尹之
政告舊令尹忠矣乎反覆而至於署中小樓之記
迺炷香一瓣投地四體侯之言必稱仙豈骨青自
神哉無欲一語五千文且爲註脚六經不言僊
不言無欲乎無欲即仙侯無欲矣韓太史緒什嘗
叙侯羅浮野語乃以劉道和目之夫道和何足以
目侯也道和奢豪食必方丈瞻生微闕輒數陳乞
及尹丹陽至以金拌貯檳榔一斛誇轢婦家不過江
左文人易於雄伯耳能道侯通僊藏春二贊卻金
辭錢堯李松筠數語乎侯冰心內映葉操外堅寸
縷半鎚毋敢窺其左轂者三年一日絕暈止酒動
險旬月室中鈴下突數不黔夫道和何足以目侯
也余嘗讀侯羅浮夢記因憶葛稚川以覓丹砂乞
勺漏故得羅浮侯無所覓夢羅浮輒得羅浮迺知

人患有欲耳無欲則一病可覺肉身可舉何必羽翰耶余前身故老蠹魚獨未獲從琅函芝檢中食神僊字不成五色今幸聞神僊之政矣能守無欲一語它日或爲紙鼎之雞犬與侯白日同飛亦羅浮一段佳話乎題羅浮仙令潮行草故曰

吳邦儀標劍草序

帖括它經卽不習它經亦可開卷便得春秋家不能也故海內衡文雖儼然雄伯惟春秋家言必壹稟於顓門未有冥冥意決者辛亥莆中試士吳邦儀者世受春秋家言三十年高等弟子也輒見左彼非春秋家柰何以春秋家之邦儀冥決乎夫曹沫三戰三北者也柯之盟咄嗟數語卽天下才且次且色澁至肘其君以歸侵疆夫三北非三戰之罪也非柯之盟耳人亦有言沫不遇仲則三北終

西園存稿 卷之十五
矣邦儀遇非春秋家柰何以春秋家冥決乎邦儀
行卷具在余數令兒輩置巾箱中邦儀曰子固嘗
受春秋家言於家大人者幸一言而授之梓以就
正於海內專門如吾子者可乎余唯唯迺以柯之
盟命之曰標劍草

羅浮漫草序

至元美司寇常序余鄉黎惟敬秘書詩謂嶺南靈
秀偏鍾於物獨漓於人故空青丹砂文犀瓊象香
璣雕飾天下而二三宏鉅時或以其心學經濟之
餘著之於詩皆一時才情偶合所嗜未必權法衡
古卽 國初五先生者語亦不盡中程時時操元
音何其輕言吾粵也歲丙戌余家金陵元美適貳
雷樞余獲以間請一奏所長遂稱縞帶之好卒驩
甚一日咲謂元美嶺南靈秀果獨漓於人而偏鍾

於物乎元美遜謝輒爲余序廣陵懷古詩何相見
晚也余歸而有詬元美非輕言吾粵者亦吾粵鮮
所得當元美耳計其時與惟敬代興有梁儀部公
實歐虞部楨伯楨伯浮淮集元美亦常序之寥寥
數語而哭公實詩十章一何篤摯也是吾粵得當
元美者三人爲元美心折者公實一人夫三公豈
不皆嶺內冠冕第少年窺人惟公實五七言律始
強人意元美心折誠非阿私而寶安李如鄉先生
若與三公生同時仕同朝竟不獲一當元美何也

豈風馬牛不相及抑先生時方以政事顯不欲聳
輓沾沾與利齒兒因人熱故元美見所見妄謂空
青丹砂文犀瓌象香璣獨擅吾嶺南靈秀耶余生
也晚不及一奉先生咳唾今耄矣幸獲交先生象
賢治中以先生羅浮漫草見示且屬爲序曰行於
世若而年矣不敢暗投西園公固千載子雲也請
授簡余再拜卒業嶺南乃復有如卿先生哉豈不
敏居常竊嘆唐以詩取士士之詩以律爲殼杜少
陵豈非千古宗工卽先生所注少陵五言律亦豈

不膾炙千古第當其身不能與錢劉高岑數公競
一日之長而數舉數躋非三大禮賦自售則浣花
溪一老麻衣耳殷璠論氣因律而生節假律而明
才得律而清故王仲宣流落荆南名士多造問詩
律少陵亦曰詩律羣公問蓋至於老而詩律始漸
細焉當唐之時以唐之律衡唐之詩且晚不及中
中不及盛卽唐之盛也亦朝不數人人不數篇篇
不數語語律詩之難如此今先生之詩凡二百六十
有一篇爲四言者二五言古七言古者皆四五言
絕十二七言絕五十二而五言律則五十有四七
言律則一百三十有三何唐人乏而先生饒唐人
難而先生易耶劉昭禹常謂五言律如四十賢人
著一屠沽兒不得元美亦謂七言律如陵雲臺木
必銖兩悉配乃可 國初五先生及黎梁歐三公
之律姑勿論卽律之爲元美也豈皆陵雲臺木耶
四十賢人之中豈皆無一屠沽兒耶今先生之律
具在橫口所出信手所拈卽權法衡古有片語操
元音否間者合浦之光未還波斯之胡不至雕幾

弗耀於左藏璫使乞淚於鮫宮噴噴埃人謂嶺南
靈秀誠如張生之言已漓於物而獨鍾於人故李
先生特起第敵國之寶間世一見識敵國之寶者
亦間世一遇先生存而弗獲當元美先生沒而後
獲當孟奇此非先生之幸而孟奇之幸也寶安故
多韻士先生間左有鄧觀察玄度陳計部儀翔靈
秀獨鍾鬱爲國寶皆能權法衡古操唐音以摩五
先生之壘超梁黎歐之乘而奪元美之席者也
中幸以余言相與一揚於之

沈華伯叅軍倦遊集序

余以牛馬奔走往來錢唐江上徜徉兩高三竺一六橋
之間蠟屐蒲帆非朝伊夕久則濡滯數月暫亦留
連數旬當其時雞壇酒社中爲虎林冠冕如徐茂
吳馮開之黃貞甫虞長孺僧孺沈伯含許靈長吳
仁仲宋化卿吳仲飛及今大叅知含光黃公皆以
臭味同而筆研交相與揚於千古鼓吹一時賓主
東南差稱盡美後來之俊無不索賦以從獨未聞
有所謂沈華伯其人者亦足異矣往歲有行脚僧

過余里中爲沈參軍徵詩不知沈參軍之爲華伯亦不知僧之爲方明方明之爲慧素也方明故常從余受詩余方喜方明不失蔬荀氣一旦其髯如戟故應門辭焉久之乃知華伯爲錢唐人復不知華伯之詩能後發先至若此也歲丁巳先太安人大事甫襄痛定居閒有急足從數百里外緘詩來謁者介幣而前此沈參軍之倦遊集也公其爲參軍序之更進便面一詩皆神交語又大異矣余於華伯無半面之雅華伯於余有獨契之和豈以張

孟竒能爲詩重而詩又能爲參軍重乎余在長安時值有新禁介胄不得講武縉紳不得譚詩觸之者罪無赦而惟詩之禁爲最厲余數與茂吳開之諸君子談之未有不色變者不知長安曾解嚴否華伯幸得一官不至爲語足矣而數爲韻語如此亦幸不居長安耳嗟嗟以冷淡官職作此冷淡生活如白太傅所稱固不至捩人耳眼第陸龜蒙有言淫畋漁者曰暴天物夫天物不可暴奈何抉摘刻削屑越其精英使自萌芽以至枯死不得

隱伏其情狀如詩人之爲者天能不降罰耶故昔賢謂詩能窮人往往大驗彼長安新禁豈以進賢冠皆非窮漢不必工詩卽詩亦不必工耶而歐陽永叔乃謂詩必窮而後工今華伯之詩具在貞甫之叙華伯初稿也至以左思常建爲華伯解嘲余故不虞叅軍之能窮華伯而更喜華伯之能以詩窮也此倦遊集所爲序也第華伯署樓曰拄頰矣豈中宿之山不足飽吾眼叅軍之笏不足拄吾頰而兩高三竺六橋之間有清風林在焉故更以倦

遊名吾詩貞甫先生方壯遊又不宜讀吾倦遊詩

欲覓一倦遊人爲吾詩介駟非張子孟奇其誰可者

故孟奇不獲辭而更以貞父之語語華伯華伯所以可貴固在叅軍叅軍所以可貴又在華伯矣更念叙華伯拄頰樓集者余友馮咸甫也咸甫以詩著聞常爲李伯脩將軍叙詩伯脩何在乃得當吾咸甫不減華伯得當孟奇因恨孟奇不得一當伯脩耳咄咄伯脩豈亦聞長安新禁今尚戒嚴故有所托而逃於詩耶伯脩之詩復何在華伯幸爲孟

西園存稿 卷之十一
奇一詢之萬曆丁巳秋月張壹孟奇題於寶研池
頭時一葉飄梧雙星渡漢新涼初上老筆遙飛

莫匪鑑詩序

余故不能詩而稱詩者往往以詩見遺至欲以錢
爲門限居常自哂豈西園公耄矣或當爲杜少陵
詩律漸細故群公問耶辛酉之歲云暮矣江門莫
匪鑑氏一日從閩來以二詩使而相過從且餽館
里中凡三日復以佛庵近作見屬一言不可以常
其世而失西園公也余復自哂匪鑑之詩置之開
元大歷間不知當奪誰席若余嶺南日來諸當家
黎祕書惟敬歐虞部楨伯區太僕用孺及匪鑑鄉

西園本利 卷之十五 三
袞陳抑之先生余皆讀其詩而友其人咄咄匪鑑
抑何後發而先至耶業已駕指南之車行千里而
半九十猶欲問道於盲耶時四體方息萬寶告成
鷄豚社中搏撻園公作小團欒卜晝繼夜不能爲
匪鑑出一韻語以酬來美第令堪臺兩小孫汛掃
三益之徑漉茅柴携匪鑑登百尺樓徘徊清音閣
中望四百三十二峰西來爽氣拊掌而語匪鑑此
西園公詩也足以報瓊否匪鑑亦自哂聞所聞而
來矣見所見而去當復來也遂相與一笑而別

沈雲鴻郡相詩集序

公之相吾循也甫下車輒校文棘院旣得士矣復
攝守而虎拜 龍飛席不暇煖也草莽之臣幸受
一塵從車塵馬足間數望顏色然皆一辭而退靡
敢盡奏其所長以徼公一日之知故鼓腹康衢第
知公爲神君爲慈母不知公之爲千秋大宗師也
珠官之 命下而公復于役五羊以覓舊遊子子
于旄亦惟草莽之廬是式且手一編相示子其爲
我序之九頓卒業則賜和俚語不一而是豈瓦缶

亦有當於鍾呂乎癸亥春二月公復捐重幣遣急足走數百里以前命見督其敢以固陋辭君子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鄉有東坡先生者其骨朽矣其言不朽紹聖元祐間安置梁化更置珠官則詩之爲崇也東坡先生沒蓋五百餘年而公出風流儒雅前身當是瑞草橋西主人故理貴筑無害而相梁化相梁化無害而復理珠官今公之詩具在置之文忠集中不知誰當伯仲豈天地文明之卦麗於南扶輿清淑之氣鍾於海故是役也最

爾五嶺東坡先生既揚鑣於前而公復超乘於後耶弟東坡先生之居珠官也儼官屋以庇風雨且爲俗吏所呵逐而偃息於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公佐吾惠更理吾廉皆褰帷而出分城而居膏澤下民謳歌載道不至負大瓢行歌哨遍故余爲東坡先生而歌西湖行吟豈是湖山主不放西湖入佳句逐臣幸飽惠州飯敢向湖山添口語益悲之也公和之則曰一壺醺醪一枰碁蒲天星十落口語而抑鬱牢騷之態無幾微挂於胸臆東

坡先生有知能不啞然自失耶惟公好賢逾緇衣
嗜余若昌歎歌西湖且歌西園也曰何知西園復
如公丁令威來兩無闕又曰家帙篇篇萬斛珠依
依坡僊登堂者則批頰退矣不腆小園殘山剩水
弗獲丐公咳唾以賁我泉石至今戴笠着屐者見
笑於子雲諸黎則鄰壁餘光未了一債也不知甘
棠之下遺簪墜履亦尚足以挂公齒頰否跋予望
之中心藏之請以是而復公之命復請以是而徵
公之後命

兩粵名勝志序代

余卽兩粵粵之西有臬大夫曹君學佺博物君子
也獨步詞場懸國而副名山業已雄視千古今
共事一方周旋鞭弭所爲肅憲貞度以匡余不逮
者戰在義府豈惟西人實嘉賴之一日手一編而
請此東西粵之名勝也公之賜履在焉幸丐一
言弁簡端爲兩粵增勝余爲卒業思深哉其土訓
誦訓之遺乎唐陸忠宣公經營靈武必先憑宅言
形勝也宋太宗朝曹寶臣知渭州上涇原環慶各

勝圖說令諸將按圖計事李德明聞之遁去仁宗
朝歐陽文忠公在樞府與曾宣靖公爲三路名勝
記曩霄納欵恐後時趙懿簡公帥施州亦倣二公
音譔西山別錄三十卷至熙寧中經營綏夏復就
懿簡求其書而蒐名山之賜名趙懷順也西山別
錄之功也若兩粵已事宋神宗問罪南交李資政
清臣著南交山川形勢漢以來城郭道路險易遠
近上之會安南招討使郭達奏大軍已至枕柳村
上問近臣皆不能悉上笑曰枕柳村至某所五十

里而近至某所百里而遠險易迂直若身履其地
因語近臣此李清臣之平寇書也士訓誦訓不可

忽類如此故宋儒鄭漁仲曰州邑可易山川則否
欲問州邑先按山川此物此志矣傳有之東爲陽
中萬物生焉西爲陰中萬物成焉曹君西臬也以
名勝志西而更志東而更以帥臣之詹詹者爲嚆
矢豈以帥臣奠陽趾陰鞭能及腹乎夫兩粵邛於
楚介於閩肘於交而襟於海量人詔市形方氏詔
甸或輻或輳或麗或岐其間百尺爲形千尺爲勢

綦布繡錯以毓祥濬靈標奇競秀與夫植壁之望
而祭分土之過而化黃衣禪人之臚而術以至繡
虎雌龍憑吊描寫颯輪梵夾翔集遨遊靡不犁然
以旃井然以具一展卷而五嶠兩川之鉅麗版章
土宇之殷繁軒輶閭俗者不必憑軾褰帷丘壑置
身者不必杖藜蠟屐試索市車使列案頭此非忠
宣文忠宣靖六君子之所樂聞者乎嗟嗟深山大
澤實生龍蛇兩粵龍蛇之裔亂者也惟是帥臣一
目而東與西兩眄一掌而山與澤兩握何以勝任
而愉快故是役也朝杖鉞夕輟箸矣安所得忠宣
文忠宣靖六君子相與聚米而暇蒔之問者南丹
授首而金雞紅盆之塵不驚祿 倒戈而枯嶮佛
跡之烽不揚濠鏡婆利墮城掃穴

卽師武臣力枕上過焉蓋亦

我之憑宅固而慎守得也故是編之行也豈以克
青相供綵筆猥與菟園叢楮同詬病哉夫山川土
田受之 天子睠茲兩粵專城而居畫疆而理慎
守其一豈異人任余猶憶宋熙寧時有守余毘陵

者治行著聞一日被召赴闕上猝問之錫山去城幾何錫山慧山也時守未閱圖經不能置對上顧左右守臣謂何境內名山不涉其目可以觀政矣輒罷去余不穀不惜一言爲曹君介駟夫亦微惠兩粵一時凡百有位庶幾得一二如忠宣文忠宣靖六君子者幸與曹君交相勗焉上以道聖天子蹙然南顧之憂下以稅帥臣鞭不及腹之駕此兩粵父老子弟所爲去一時之龍蛇安百世之衽席者也又豈惟一个帥臣實嘉賴之

彙雅前編序

余爲字鱗計非十年不敢出以示人然一出當令古今字書皆廢夫字惟文與音而義存焉義之弗訓文於何考卽欲審音無繇矣爾雅以訓義也先儒有言大道失而後有六經六經失而後有爾雅爾雅失而後有箋註是爾雅箋註皆羽翼六經然爾雅逸箋註勞矣爾雅者約六經以歸爾雅箋註者散爾雅以投六經爾雅明而諸家箋註悉可高閣故言六書宜先六經言六經宜先爾雅彙而

西園存稿 卷之三
三六
大經之義彙矣義彙而六書之觚畢矣此彙雅所以先字觚而作也

先儒嘗爲爾雅貫類矣惟爾雅中字之相同者貫而類之其名旣逸其書亦亡計於諸雅未貫也夫爾雅爲釋凡十有九廣雅倣焉小爾雅所廣十有三釋名二十有七則部置別矣小爾雅者世稱孔肅之筆鮒生秦初豈及見其祖所稱爾雅故爲此爾爾雅耶然以鮒所詳皆今爾雅所畧如爾釋鳥猶畧於鳥鮒乃廣鳥之類是小爾雅原出於爾雅

之後斷非鮒筆明甚第爾雅得之亦足以備遺闕不可廢也方言方俗之言也弗通於六經其雅之餘乎獨以贍雅如子雲積精二十有七年矣成書止十五卷二萬四千餘言耳且吳越甌閩嶺海之間皆不能及抑何寡陋若是况今言行者又止十有二卷且殘闕不倫中多俗字卽其題曰軒輜使考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此何等語而謂子雲爲之豈其投閣言以人廢書輒中絕後之好事者補綴蠹蝕弗獲雅馴耶吳常昭曰張揖釋名符位之事

多非是信然草木蟲魚鳥獸又皆未釋已非全書而字字悉以其音還訓其義想此公於六書必不能通第發明爾雅亦常十五余烏得而廢之至於廣雅位置弗紊誠爲爾雅外府卽俗字盈篇多涉途說亦訓詁者所必資也余爲此編壹稟爾雅而以諸雅彙於爾雅之下小爾雅次之方言次之釋名次之廣雅終焉若爾雅所關諸雅所詳亦以義之相近彙而次其左題曰彙雅前編埤雅爾雅翼於爾雅弗類也故爲後編七者之外劉伯莊有續爾雅劉杳有要雅劉延明有方言鮮行于世皆弗及彙以俟後之君子若宋之儒有大爾雅余不敢知矣

古今註爾雅者凡十有六家犍爲文學二卷劉歆李巡孫炎郭璞各三卷樊光六卷沈璇十卷江灌圖贊一卷音一卷曹憲音義二卷釋智騫二卷陸明二卷母昭裔三卷裴瑜五卷陸佃二十卷鄭樵三卷此外尚有施乾謝嶠顧野王諸家今世所行唯郭璞邢昺陸佃鄭樵而已景純數語寥寥

能存古意邢氏有功於郭然詞多枝蔓此余所以
詳郭而畧邢也德明訟有盈庭案非老吏漁仲寄
人庶下不出一語農師尊信金陵自附四目一解
不如一解宜皆擯而不錄然千慮一得余間採焉
輒復妄以己意括而斷之以系於後夫爾雅以註
六經亦惟六經可註爾雅余之註惟期合經以自
姦於心而已觀者必先觀全經方可以讀余之註
復因余之註以融會全經於心亦必有姦然者彼
李軌之註小爾雅景純之註方言曹憲註廣雅皆
挂一漏萬猶弗註也且文多疑誤胡以註焉故於
舊註旣不能詳又何敢畧彼釋名者自釋之矣無
所事註矣

爾雅非周公之筆先儒辨之詳矣卽釋詁一篇亦
未必出於周公也或曰觀於爾雅足以辨言此非
孔子語與夫周公固有周公之爾雅也孔子嘗見
之子夏輩嘗傳之其亡久矣今擇詁中所釋六經
詩居其半而所釋詩又周轍旣東者居其半謂爲
周公作之可乎先儒又謂釋言以下孔子所增子

夏所足尤爲謬妄按離騷使凍雨兮灑塵今釋風
雨其雨謂之凍此爲離騷釋耳孔子時有離騷耶
爾雅釋詩大都出於毛氏彼爲毛氏之詩者欲自
實其師說故借名周孔以行世耳至謂叔孫通所
益梁文所補未敢遽信然文字簡古獨超百代殊
非西漢諸人所能彷彿其爲學覽潭奧摘翰華苑
何必出自周孔乃足述哉

爾雅篇次舊無明解釋宮後於釋親釋樂先於天
地豈以有親必須宮室天地爲樂器所資乎更可
疑者講武旌旂何與於天乃系釋天余意此書非
出一人先作者居前增益者居後篇次紊亂無恠
其然獨一字本一言一言本一義今動以十數言
而總一義其於言理能無闕乎至於描寫物情亦
多窒碍饅自饅餽自餽今謂饅爲餽訊自訊言自
言今謂訊爲言繻自繻袍自袍今謂繻爲袍袞自
袞黻自黻今謂袞爲黻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此豈
善言理者耶詩奉璋峨峨謂助祭之士執圭璋峨
峨然耳今云峨峨祭也伐木丁丁者伐木聲

也鳥鳴嚶嚶嚶者鳥聲也今云丁丁嚶嚶相切
直也此豈善言物者耶故余嘗疑此書非出於一
人亦非出於一地謂華爲琴謂艸木初生爲笋謂
蘆笋爲薤謂藕紹緒爲菱此皆江南語豈作爾雅
者亦有江南人廁其間耶嗚呼鎬池之壁未遺咸
陽之煙日熾卽六經懸諸日月且半爲俗儒所壞
故余嘗著六經疑耀欲起漢宋諸儒以一丸泥各
塞其口况於爾雅能無俗儒之補綴而大亂真者
乎語有之聞於室者疑於閭今日言之明日述之
而疑且叢焉况從千百年之後以行千百年前之
書方土之音旣殊正俗之文襍出傳寫者多從簡
易剗剔者復失校讎陰陶杖杖胡可勝道故余謂
讀古人書疑而存矣非疑也疑則疑矣非誤也不
知其疑而自謂無疑者其誤小知其疑而妄改之
以去疑者其誤大爾雅一書世鮮誦習所行註疏
僅有監本訛舛實繁它且勿論最足掩口者邢疏
所引草木禽魚詩疏乃陸璣字元恪也今皆改璣
作機司校讎者亦材館名公豈僅知胥有一士衡

耶余爲此編爾雅正文惟據關中石經以是正監本已十之五後得秘府所藏宋榻孟蜀石經再加是正亦十之二三而禱見它書尚有數條爲監本及兩石經所不載者先儒必有所據悉爲補入至於郭邢二註皆根極他書丹鉛數易若小爾雅方言釋名廣雅亦博考於諸本疑誤乃竟居半無從是正故是編也凡疑者一因其舊卽誤者亦置之疑不敢妄更一字妄解一語是而正之尚須異日

心口語序

西園公多言人也故數窮然願讀書粗有所知識於凡天地名物古今事實治亂興衰之故及物情時態得喪是非自載籍以來所不必有與所不必無者皆能通其意而持其說每一鼓掌輒令人膝前亦往也今聞者掩耳對者擣舌故一再仕輒以拙廢終其身則多言之效也然窮日益甚而言復日益多世人皆以此病園公園公亦以此目病乃其口不可三緘稍一緘之胸腹間作車輪轉隱隱如

西園存稿 卷之五
輓鹿聲有欲拄撐而出者復覺咯咯然往來喉吭
中如嘔噎狀不至披肝瀝腑盡傾瀉其所有不止
也故在堂烘堂在室烘室始而聽者十三厭者十
三旣而避者十七群起而詬訾之而搏擊之親者
疎恩者仇亦十之七矣年來却掃息游絕人間惟
與磨澗堅朝夕晤對不相忘於相忘而相語於不
相語願天實生我我實有心又實有口夫身可廢
心與口其可廢乎嗟嗟雄心傲骨久已銷磨而慧
業尚饒心苗未萎猶能窮探玄黃之要妙冥搜海
岳之精靈以馳騁於千百載之前千百載之後爲
人間世懸一未破之正的而揭一未了之公案故
凡生平弗竟之志身世無涯之感耳聞目擊可信
可疑可貽可駭可笑可哭之事或援昔以證今或
撫今以追昔于時語語于時唯唯亦于時否否心
口相應亦心口相聞人不得聞亦人不能聞且人
不欲聞聞公聞公何必不數窮哉磨堯堅聞之啞
然而笑以公之心出公之口管城子褚待制且屬
耳於垣矣名山不乏知己非遙與其以不語爲語

孰若以語爲不語而口不負心心不負公公不負
天乎遂請而聞於劄劄氏無倫類亦無詮次日揮
數紙月結一編編凡若干此以心語口亦以口語
心也故曰人不得聞亦人不能聞且不欲聞也

此編始於甲寅春正月蓋月結一篇矣至冬十
一月先太安人以一病委頓牀簣禱天問藥未
不解帶者四十餘日十二月太安人卒見背草
十餘生形神俱悴又日奔走以從形家者言豈
復問及筆研耶歲丁巳大事旣襄巨痛稍定境

內外諸友人同志者數以書來詢及此編請授
劄劄寶安鄧玄度諫議又以書見沮亦明哲之
訓也故復械秘塵笥中不復再加增輯亦不復
出以示人何敢復聞於劄劄氏乎宋儒張端義
嘗著朝野禱錄端平中上書言事得罪南遷貽
書於家索禱錄以行其婦報書曰君之錄非資
治通鑑何益於遷臣逐客且以媒罪也焚之久
矣端義悵悵乃記憶舊聞復成一書曰貴耳錄
余之是書故非涑水先生之筆安知異日子孫

不以媒罪付祖龍也既不必尚口又何必復貴
耳乎戊午春日偶檢塵笥得此書而復識數語
於簡端亦以心語口以口語心云爾

西園聞見錄序

余往家金陵獲交故大司寇王公世貞數爲余言
李賓之罷稱憐才而北地信陽皆不振舟州山人
老矣當世得失之林子其勉之蓋讀余廣陵懷古
詩諸小序及他古文詞謂孺子可與言史也復移
書左司馬汪公道昆洪中誠有意於班馬之業乎
不可當世而失張生余謝不敏然二先生命之矣
久之二先生皆捐賓客歲戊戌余乃通籍西省時
有正史之役謬爲當事推擇竊幸獲窺金匱石室

之藏後死謂何昔魏收願直東觀鄭樵求入秘書
今之日嶺外老公車千載之一日也故視草之暇
卽覓書備節畧 累朝實錄自洪武迄隆慶凡三
百卷私名之曰西省日鈔不敢言實錄也竊以已
意詮次之凡十之三卷凡一百亦名之曰西省識
小錄臣不賢不敢識其大也書成不獲司寇司馬
二先生讀之自以爲恨徙官版曹分司吳關單騎
束急還里迎先太安人就祿取道金陵以八年所
彙之筆諸內制及諸謨著凡十五篋寓舊館人妄

意抵關移還署中忽爲舊館人僭居祝融奪去西
省日鈔及識小錄皆付秦焰矣此昔者余友王緝
登詛祝融文所爲作也歲辛亥罷歸交絕途窮遂
初已賦桑榆雖迫筆硯未荒家稍藏書尚可詮次
乃復採摭前言徃行自洪武以迄萬曆爲西園聞
見錄則大小皆識以俟後之謀野者不敢言史也
客曰園公豈以李陵竇憲餘波常及人乎余竊否
否談何容易 神宗龍飛張文忠公居正欲譔國
史首推轂者司寇司馬二先生疏且上人有間言

婁東新都卽史才非史局也柰何局之外令越俎局之內令曠員二先生亦輒沾沾自炫以媒目攝文忠遂中變以寢其議久之陳文憲公于陞復以國史請報聞開局矣第問史局不問史才無何文憲去位時史局惟葉公向高有四志焦公竑有經籍志餘所受簡皆未有聞此非才之難則史之難也今我朝以史行世數十餘家其能成一家言者鄭端簡公曉吾學編薛公應旂憲章錄陳公建皇明通紀竄顯著余嘗譏入西省以累

朝實錄考之往往不合卽昭代典則皇朝典故紀聞皇明名臣言行錄皇明名世類苑與弇州山堂別集弇州史料諸書亦彼此互異恐未必皆出弇州之手也故大司馬孫公鑛嘗以書與學憲余公寅謂弇州不論何事出其手便令人疑非真史之難如此蘇子瞻曰文章之任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歐陽永叔以是見付不敢不勉然劉道原欲修三國志未果子瞻謂壯輿子可爲之壯輿曰公曷不爲子瞻曰某不是當家曾子固隆平集宋史也不爲子瞻曰某不是當家曾子固隆平集宋史也

當家矣亦止言集不敢言史西園公何物聞見之錄惟小者皆識敢以史言乎錄凡百卷而以言行分類史不以類而言類者自別於史也讀者亦曰良工苦心第宋文憲公濂與危學士素纂修元史不能盡得勝國遺事日袖餅餌果核就諸老兵劇談博採而後元史始成今讀之尚有遺憾余拮据此錄苦心二十餘年第一耳一目而已能有傾篋盡授如蔡伯喈之於王仲宣乎能開局辟召如司馬君實之得范夢得歐陽永叔乎間者郡大夫

義興徐公儀世在郡日嘗遺書傭數人居西園數月鈔去更訂爲七十四卷欲梓行於金陵公諸謀野余數以書止之此白鳥腹中物也幸毋燒剗刷氏令蘇子瞻曾子固及王汪二先生地下掩口

是錄也海內朋遊聞而知者數四寄聲宜授諸梓以公同好未有以應也壬申春三月制府姚江王公視師余郡繼捐八十金檄邑大夫騰寫是錄及西園彙史以進余聞命廣召書傭數十人授簡十未及三而制府以讀禮行矣復

以書見屬二書完抄當寓於嶺西左轄吳興
王公以見授也余固以來貲壁完公固以見授
君却此貲豈欲不穀亦却此書乎余九頓唯唯
公行已一月聞見錄始完抄而彙史甫抄十之
二爰六月始緘聞見錄馳上左轄公郵致姚
江若彙史尚需異日以副制府之命時諸當
事者亦相次移書郡縣騰進聞見一錄未免郡
縣煩勞况多書傭訛舛再加詳訂欲付剗厠應
波四方之以一甌來者莫計其工力卽制府

八十金以經始之尚需三百餘金西園老農竭
力耕田仰供賦稅甌粟旣難於宿春且婚嫁未
畢索飯者日啼門東能令剗厠氏復居肆乎不
得已拮据賦稅之仇積纖累微先鐫總目及內
篇外篇雜篇各二卷有索抄老先以此六卷應
之先是直指高公首捐二十金以助剗厠計當
有同好惠然捐貲舉全書相次災木矣無庸索
抄借一甌還一甌以蹈彼此皆痴之誚亦西園
老農所爲操豚蹄而祝篝車者乎若彙史之鐫

其工力當數倍此編彼西園史餘鐫且中輟
彙史又何望焉

西園彙史義例序

余彙史蓋彙二十一史非彙二十一史而已也歷代之史名存而書亡者置勿論卽書存而行於世何止二十有一今僅收二十一種猥名之曰二十一史旣非功令之所推擇亦非先賢之所限斷而二十一史外歷代諸史或公或私或正或野或述一朝或述數朝或爲編年或爲紀傳或並行或孤行皆可以羽翼二十一史者一切擯之不收果何所據而云然乎余姑論南北兩朝劉宋有沈約書

蕭齊有蕭子顯書梁與陳有姚思廉書非南史乎
而又有李延壽之南史元魏有魏收書高齊有李
百藥書宇文周有令狐德棻書隋有魏徵等書非
北史乎而又有李延壽之北史彼此皆大同小異
者已並收矣是史之名二十有一而史之實止十
有九也彼荀悅漢紀與班固漢書劉昫舊唐書與
新唐書宋史新編與宋遼金元四史亦皆大同小
異彼此不可並收乎余旣彙班荀二書爲一彙在
北八書二史爲一彙舊唐新唐書爲一彙宋遼金
元四史及宋史新編爲一而左氏傳者史之宗也
前人不列於諸史豈以其與聖經並行各雖爲傳
體實編年與諸史不類抑以其與國語戰國策皆
已爲史記所採故三書可不列於諸史乎夫龍門
公所採三書不悉十之一二其未及採者何啻鷄
肋而可盡棄乎卽類而推公羊高穀梁赤二傳亦
皆史也雖間有與左丘明傳重出第彼此可以參
考所謂合之則並美者余嘗疑司馬遷採左氏而
棄公穀自是疎漏近代大庾劉中丞節嘗採左傳

國語爲春秋列傳改編年爲傳以從諸史亦未採
公穀二傳何也故余彙史凡左氏傳國語公穀二
傳戰國策爲司馬遷所採其間字句互異皆倣宋
倪文節公思班馬異同以史記爲正文五書爲小
註而互存之彙之爲一若太史公所未採者又別
彙之爲史餘別詳義例蓋彙二十九史非彙二十
一史而已也

西園史餘序

史餘彙史之餘也起盤古迄元凡四百卷客過
而問一開卷輒唾而去何必讀人所不必讀作人
所不必作而妄以易耗之精力有限之歲月徇此
人間不必有之物乎然公亦何乃自苦爲古今不
朽之業卷帙繁鉅者司馬君實資治通鑑起周威
烈王迄南北六朝朱仲晦因之爲綱目亦迄五代
而已當其時朝夕採摭首尾整比者皆二公門義
一時翹特如劉原父尹起莘輩前後數十餘人而

書始成然時已有頭易白汗難青之誚矣嗣是鄭
漁仲有通志畧起太昊亦迄南北六朝我朝則
金公嫌有諸史合編唐公順之有左史右史裨史
魏公廣國有史書大全鄧公純錫有函史皆一家
言亦稱繁鉅第諸書中皆續述殊乏糾繩了不匠
心仍相拾唾用功差易卒業不難徃已煩公雌黃
詳諸彙史義例矣公以一人之見一人之手兼二
十九史而彙之口彙史已二百卷世人未有過而
問者且目攝公汗猶未青頭已先白奈何又彙諸

史所未載今日而前秦火而後凡懸國門副名山
人間所有人間所無欲一口吸盡一肩挑盡異日
卽懸國門副名山安知雌黃不復聞於衆口乎更
可嗤者信人所不必信疑人所不必疑從數千百
年之下與數千百年之上日相詰難口相抨射日
相判斷何物西園公向前人糾繆繩愆自逞胸臆
一至於此亦可謂不度德不量力矣且公非孔氏
之徒與孔不語怪不索隱又日多聞闕疑慎言其
餘公之史餘亦惟怪是語惟隱是索疑旣不闕又

復自疑言旣不慎又復多言漢王仲任曰玉屑滿
篋不爲寶薨殘滿車不爲道公其休矣余竊低首
夫人性不同嗜好亦異余幼而壯壯而老一切嗜
好纔染指卽屬饜纔涉足輒褰裳惟書淫傳癖則
老而益錮寒可無衣饑可無粟不可一日無書也
每緇閱不惟忘食忘寢卽震雷破柱而不聞太山
崩前而不見偶爾疾病亦忘其爲疾病故嘗竊自
幸嗜好在人未必於物無爭亦未必於己無害惟
讀書則人皆不好孰與我爭與我爭者止一蠹魚

耳人皆不爭云何有害卽微有害亦害吾日夫人
間世可以害吾日者豈止一書吾之日以吾之書
害之上同素臣不亦樂乎孟軻氏自謂好辨爲不
得已余讀書必拈筆一拈筆必箋題雖辨人所不
必辨非不得已也幸余之性從余之好也嗟嗟今
日而前秦火而後懸國門副名山者無非疑府亦
無非訟端西園公之胸腹有幾可容數千百年之
疑數千百年不能辨者復府於胸腹乎日能讀手
能書能自掩目袖手不爲數千百年署一鐵案以

貽來茲之金科玉條乎夫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
篤天之生材於余不篤以官爵不篤以功名不篤
以機智不篤以聲色貨利天之篤余亦曰若爲老
蠹魚足矣余不讀書讀書而不好辨是名違天違
天者天必罰之今七十有二此之嗜好已不爲人
所爭而可爲天所罰乎况西園公者人之餘也以
人之餘爲史之餘自是素位而行豈曰不知而作
雜章卒業猶不能謂史已無餘尚當以餘之餘彙
今之餘四百卷尚存乎見少客又何嗤焉客拂然
曰我非人之餘也無餘日以讀公之書無餘耳以
聽公之辨復唾而去

余之史餘蓋摭撫古今稗官小說可以參考彙
史而不可彙於史者故曰史餘爲帝紀一百卷
后妃紀四十卷書與志三十五卷宗室外戚群
臣列傳二百二十五卷凡四百卷惟年表
獨闕詳義例余耄矣耕鑿以供賦稅表其功不
足以供劓劓境內外好事者聞西園有史餘往
往貽書見索不敢虛其歸也先鐫盤古氏至漢

平帝紀僅四十卷以應之嗣當舉全書相次災
水以就正四方宗匠比數易稿貯之數篋以俟
拮据梨棗歲已巳天不我與兩目輒病奔問醫
藥日不暇給數年以來日病尚未能療何暇復
問舊業壬申夏潦數降市皆行舟余所居清真
館稍卑窪因徙居爽塏數月而清貞館藏書不
及移徙遂皆爲水氣漸漬癸酉夏日出所藏書
曝之不知何故獨史餘稿數篋漸漬更甚一啓
篋則四百卷稿皆不可繙揭揭之輒碎不可復

整比矣豈老蠹魚業障當破除攢紙之蜂偷蠶
之鼠不煩復置力耶不得已拈數語題於簡端
以應四方之問訊史餘全書者能不為西園扼
腕乎一嘆

正德有和

卷之十五

三

